

商都 叩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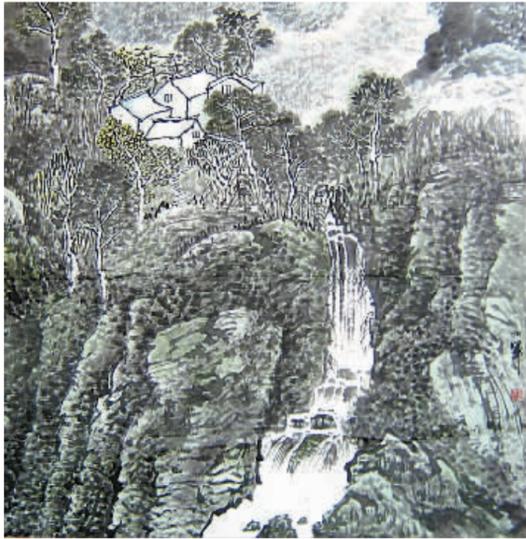
李嘉诚的“座次学”

宋子牛

李嘉诚先生是华人世界的财富状元,名震天下,如雷贯耳。但他却处事低调,追求无我,待人谦和,彬彬有礼,全无财大气粗目中无人的骄矜之色。这从他奉行的独特“座次学”中,可略一斑。

可以想见,抽签定座次的结果,既不会出现名人当然首席、大家众星捧月的局面,也设了座次不当造成的心理失衡,更规避了你推我让不停调整的官场座次学的潜在影响。一句话,确实免除了许多尴尬,使大家心情释然,心态轻松如坐春风。

黄旗,着实让寨主宋江犯愁了好一阵子。我们自己也时常背负着“座次”的负担。比如在学术活动、社交圈乃至文人聚会中,本属生动活泼、相见甚欢的场面,一到照相入席什么的,便又“衣分三色,食分五等”,自觉不自觉地讲究起“座次”来,弄得等级森严,上下尊卑立现。



绿谷真情(国画)

胡九军

新书架

《只剩下我和忧伤》

传英

和书名一样,这个小说文字十分忧伤,结局还是忧伤。每个在校园里经历过初恋疼痛的人,都应该会有书中人物的那种类似的感觉。即使看到夏天校园林阴道上哗哗响的树叶

子,恋爱中的少男少女也会忧伤得不成样子。这本书里写的就是这样

母亲 吕佩义

母亲走了,她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。我一直特别难忘母亲,连日来时时想起母亲,好像母亲并没有走,她只是出了趟远门,她老人家还活在我们中间,她还会回来看我们的。

母亲一生生育了5个孩子,4个儿子,1个女儿,也许是抚养孩子过多,加之政治坎坷,生活艰辛,家庭困难,母亲又特别要强,用单薄、瘦弱的身躯苦苦支撑着这个家庭,过早地透支了自己的身体,我是母亲最小的孩子,自我记事起,母亲的身体就不太好,但她坚强地挺着,1997年初春,又突患偏瘫病,经医治,生活还能自理。

学会了纺织织布。在我的心目中,母亲从未休息过,始终不停地做这做那。我们姊妹小时,父亲长期在干校劳动,白天干体力活,受批斗,晚上还要开会、学习,家里的事根本帮不上忙。

母亲特别勤劳、俭朴。她多次给我们讲,要会过日子,有的时候,要惦记着没有时候的难处,要细水长流;要勤快,好日子是自己奋斗出来的;在母亲眼里,一粒米,一分钱,都要珍惜,都有大用处。

洛口仓就是洛口粮仓,又叫兴洛仓,是隋朝大业二年(606年)兴建的,它的具体位置在今郑州市巩义境内的七里铺村东面的黄土岭上。这里地理位置极其险要,自洛河逆水而上,可至当时的东都洛阳。

当时,洛口仓的容量非常大。据史料记载,仓城周围20多里,共有3000窖,每窖藏粮8000担,并有官兵上千人在此守卫。整个洛口仓可容纳粮食2400万担左右,人称“天下第一粮仓”。



在水一方(篆刻) 路石

我在老家过年

高自双

腊月二十八,我回到老家的时候,村子里到处弥漫着浓浓的过年的气息。蒸馒头的馨香,煮红烧肉的酱香,炸酥肉的焦香,炸鱼丸子的嫩香,炖鸡的浓香,袅袅地从这家那家的厨房里飘出来,飘来。笑意、喜气、幸福、满足,这迷人的表情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。

打工挣钱,不在家,好不容易团聚了,就聚集在一块喝辞岁酒。过去喝辞岁酒是在除夕的晚上,这几年要看电视春节联欢晚会,所以就把喝辞岁酒的时间改在了年三十的下午。

大年初一,4点25分,听见燃放爆竹声,母亲就起床了,叠“元宝”,烧香,磕头,工作非常认真,一丝不苟,与在单位里混日子的人的工作态度截然不同。

一块破旧的湿毛巾,抹抹这儿,抹抹那儿,拂去室内纤尘。“志愿者”拉一个蒲团放在佛像前,请母亲磕头。母亲上了香,然后双手合十,庄严神圣地磕了三个头,并把红蜡烛摆放在佛像前。

初二,走亲戚形成高潮。我看见,乡亲们走亲戚送的礼物与前些年变化不小,要么拿成箱的水果,要么拿成箱的袋装的牛奶,要么是包装新颖的成盒的点心,以前那个馒头篮子或是揣个提兜装几封点心的现象几乎不见了。

生间有座便马桶,母亲用起来很方便。但她老了一,在城里住不惯,没有更多的老太太在一块说话,提出天一暖和在老家住。我理解母亲的心情。

年就要过完了,我得返回城里,年近的母亲还要在老家生活。年前,我曾把母亲接到城里,住了整整一个冬天,我家有暖气,卫

山寨来客(摄影) 王毓德

“为什么?我觉得现在挺不错的啊。我觉得沈佳仪绝对是喜欢我的,只是成分多少的问题。”我在宿舍用室友的计算机写程序C语言,一边讲电话。

当然,我也帮沈佳仪注册了一个账号,密码暂时设定成她的生日。

缓缓地,键入我的生日。0825。使用者进入画面。我傻眼,不再呼吸,时间一震。我大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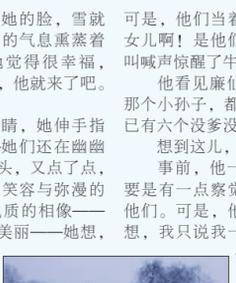
我喜欢的女孩,竟然用我的生日当作账号密码。应该感动到哭的吧?我却无法停止地狂吼,大笑。我,无敌了。



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九把刀 著

连载

他,用袍袖遮住了她的脸,熏着她打不到她了!他身上的气息熏蒸着她、暖烘烘的——她觉得很幸福,幸福原来就是想他时,他就来了吧。



雪落长河 魏远峰 著

常泰、田文镜他们都知道,嘉应观的大庆典是一场有预谋的杀戮,是个完美无缺的骗局啊!能把一个骗局编织得如此严密,紫禁城中那个人不知花了多少心思!